

醉眼 彷徨 雙 廢 江 迅



——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

郑心伶 著

先生

郁达夫

花城出版社



作者（右）与恩师李尔重 欢聚于不闲斋

醉  
眼  
行  
道

### 作者简介

郑心伶（1938年—），海南省文昌人。1962年大学毕业后曾搞过10多年教育工作，从1976年开始专事鲁迅研究、文学评论与创作。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主要著作有：《鲁迅诗浅析》、《鲁迅作品赏析与教学》、《鲁迅与青年作家》、《铜鼓岭的传说》、《追寻》、《鲁迅学论稿》、《阿Q及其家族》、《难雕的塑像》等。名字被列入《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作家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专家辞典》、《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辞典》、《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广东当代作家传略》……。

《日月双照》是作者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

ISBN 7-5360-1757-X



9 787536 017573 >

ISBN 7-5360-1757-X  
I·1545 定价：5.80元

# 日月雙照



——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

郑心伶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 朱子庆

封面设计 李碧华

封面题字 郑心伶

日 月 双 照

——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

郑必伶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水电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1 插页 135,000 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360-1757-X  
I·1545 定价:5.80 元

# 目 录

---

卷头语	梁惠玲	(1)
引子		(8)
第一章 鲁迅与郁达夫所处的时代及走过的道路		(10)
第一节 时代骄子与叛逆精神		(11)
第二节 人生历程:新、苦、斗		(23)
第三节 众说纷纭,历史自有定论		(46)
第二章 鲁迅与郁达夫的战斗友谊及相互影响		(51)
第一节 同在一个进步团体中活动		(57)
第二节 合办文艺刊物,在编辑工作中相互帮助		(62)
第三节 在相互编选、评价作品中借鉴、学习		(70)
第四节 患难与共,在并肩战斗中成为知交挚友		(77)
第三章 鲁迅与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及历史地位		(119)
第一节 严肃的现实主义		(120)

---

第二节	朴素的理想主义·····	(135)
第三节	高尚的人道主义·····	(143)
第四节	诗人的气质与诗的艺术·····	(146)
第五节	比喻的蹩脚  比较的偏颇·····	(154)
结 语	·····	(158)
[附录]	《鲁迅日记》中的郁达夫·····	(160)
跋	·····	(180)

---

# 卷头语

梁惠玲

鲁迅与郁达夫，两位思想个性、创作风格迥异的大作家，却又是文坛上的一对赤诚相待的朋友。这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奇事。原因之一当然在于他们皆为性情中人，坦然处世，真情待人，尤其真心诚意对朋友。但它只是一般交友的基本条件而已，天下真性情人难道皆能成知友？

这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确实是患难与共的知己。鲁迅与郁达夫，骨子里都带很浓重的绝望色彩。他们两人的这种绝望，其实都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指社会现实造成的悲观情绪，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于国难家破的严重社会危机或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世纪末”情绪。“五四”时代，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与新旧交替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自然也会出现“世纪末”情绪，并产生一些象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这一点，历来的学者论述得十分充分了，不再赘言。

第二层，却是现代人才独有的对生命和宇宙的悲剧体验，这就是个体觉醒之后才可能产生也必然会产生的绝对的孤独

---

无依、渺小无常的感受，是纯粹的现代感知和现代生命体验。这两个层面的区别在于：前者由具体的、客观的事物引起，后者却无具体的外因引发，是现代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对宇宙的根本性感受。郁达夫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苦闷，这样的无聊！”（《一封信》，参看《东方杂志》第21卷第2期）准确点说，前者只是一种“悲观”，后者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绝望”，绝对的、莫名的、无处不在又难以排解，与现代人生相伴相随。鲁迅说：“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两地书·六》）郁达夫也说：“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北国的微音》）郁达夫大胆坦露自我病创的灵魂，正是源于个体觉醒后获得的一种苦痛自觉。忽略了后一层内容，就很难说清他们复杂的内心，比如很难说清为何孤独绝望的情绪会缠绕鲁迅至死。

个体一旦觉醒，脱离传统，就会导致孤独和绝望，于是又会怀念恬静、和谐的传统。这种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与“五四”时代呼唤现代化的理性启蒙形成了悖论，无法解决。在鲁迅那里，表现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可是，鲁迅只在相当程度上是写给自己看的《野草》中坦白说出个体生命的体验，流露他心底浓得化不开的孤独、寂寞、悲观和绝望。而在写给大众看的小说尤其是杂文中，却有意压下了这一切，全力以赴地进行思想启蒙，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一切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东西。这表明鲁迅的社会责任感压倒了他的个体感受。然而在心底，他与郁达夫的颓唐绝望是相通的。

---

在郁达夫身上，这一对矛盾却侧重于个体感受。同时，他缺乏鲁迅对死亡的冷峻沉思、自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更强烈的生存意志。因此，他难以达到鲁迅的思想高度，无法象鲁迅那样作绝望的反抗，而是走向了因绝望而逃避甚至放纵。但郁达夫毕竟是中国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他曾在《自传之一章——雪夜》里这样回忆：“是在日本，我开始看到了我们的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这种思想基础使他并没有放纵下去走向自我毁灭，而是最终在鲁迅等引导下，渐渐投身理性启蒙和民族抗日的实际斗争，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许多痛苦。

在二、三十年代，这两位先觉者都为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即以小说为例。鲁迅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的鲜明的社会目的出发，选取重大的社会主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作深刻的开掘。他用小说去表达他的理性思考，采用象征、反语等手法，以及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和不确切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精心营构出一个冷峻而理性的陌生化世界，促使读者去思索、去探究其中的种种为什么。鲁迅的创作，沉雄老辣，以社会、民族作审美主体，把中国历来只作消遣性街谈巷议的旧式小说提升为改造社会、启蒙大众的新武器，体现出现代小说的社会意义。对鲁迅这一方面的研究历来很多，在此也不多费笔墨了。

郁达夫及其创造社，并无鲁迅这样明确而强烈的社会目的，但他们是一群十分敏锐地感应着现代艺术发展趋势的先

---

觉者。不善理论表述的郁达夫曾引用一位美国作家爱迭斯·华东的话说，现代小说“真正的开始”，“就是把小说的动从稠人广众的街巷间转移到心理上去这一点”（《郁达夫文集》第六卷第103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他把情绪表达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目的，努力表现自我体验的一切现实情绪。由此出发，他捣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枷锁和种种伪装，坦露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病创心灵。形式上，他以利于情绪表现为筛子，富于主见和创见地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流派的精华，题材从人的外部世界进到人的心理真实；结构、人物和情节都因服从情绪渲泄的需要而淡化；叙述方式也采用了作者自我表述的“独语体”；小说基调则是直露的、热烈的、情绪化的。郁达夫把小说从再现外部世界扩展到人的心理世界，使之成为表现现代人情绪感兴和复杂内心的极好形式，带强烈的自我主体色彩。尽管他的创作确有这样那样的偏颇与不足，不及鲁迅的深沉雄浑，但他体现着现代艺术中自我主体的审美要求，并对小说现代化作了有力的促进工作。

鲁迅和郁达夫的创作，各具鲜明而独立的个性，实际上代表了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当年，鲁迅与创造社吵得不可开交，事后却又互相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其中也包含了这个原因。郁达夫尽管后来为维护鲁迅及别的原因而退出创造社，但他的创作仍是属于创造社那一流派的。

鲁迅和郁达夫一同作为“五四”时代最早一批觉醒的智者，对时代疾苦和现代文化意识具有最敏锐的感应，又同样一再受到战友、同仁的误解，排斥，又同为新文学效力，郁

---

达夫的忠厚诚恳的个性，对鲁迅深入的理解和由衷的敬爱，对于饱受心灵创伤、因而变得有点多疑的鲁迅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抚慰力量。有以上种种原因，难怪他们彼此要引为知己，至死不疑了。

把鲁迅和郁达夫放在一起研究，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在比较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体会到鲁迅并非单枪匹马、刻薄多疑的孤家寡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个伟大的灵魂。从这一点讲，也正如《日月双照》作者所说，它已超出纯文学的比较研究范围了。郑心伶先生抢先抓住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并作出很好的文章。尽管书出版后，见仁见智，可能引起争议，但我始终是他的忠实读者，愿在卷头由衷地先说几句心里话。

资料翔实，是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虽说搜集资料是作学问的基本条件，然而要做好却很不易。这需要摒绝急功近利的焦躁，埋得下头进行扎实细致的学术研究。书中那么多富有说服力的确凿史料、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引述，可以想见作者为此多次走访当事人，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刊物中翻寻，花费了多少功夫心血。它将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对郁达夫的人品、创作，历来争议很多。郑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集各家之大成，但又并不是简单罗列，更没有盲从。作者在读书时坚持以我为主，敢于从自己的审视角度提出独特的学术见解，表现出非常自觉的理性精神和主体精神。这种既注意博览广收，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风，正是郑先生治学的一贯特点。

既有扎实的治学功底，又有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日月

---

双照》自然而然地显出了思想深刻的光辉。书中随处可见精彩的议论。例如，郁达夫与张资平的性描写比较；论述鲁迅重写社会历史之真、郁达夫重写心理之真，等等。“诗人的气质与诗的艺术”一节写得尤其漂亮。如说郁达夫：“在小说里，郁达夫逐篇涂上一层厚厚的主观（即‘表现自我’）的油彩。不论自叙小说、心境小说、性格小说、社会小说，都散发出一丝丝沁人的诗趣，并且大多都是抒情的。其角度也十分特别：由此写彼，由己及人，由人至物，由情入景。偌大的客观世界，任其扩张，怎么也摆不脱‘我’的轴心。因而‘真率性情’易于引人共鸣，‘生气灌注’，可让读者原谅他在某些描写上的出格。总之，一个‘我’，一个‘情’织成郁达夫的艺术之网。但这张网基本上是无形的，因为情感就是一切，诗意就是一切，‘自我’就是一切。他讨厌艺术的固定法则，特别强调‘诗的实质，全在感情’，‘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论著的基本框架完成于十年前，今天看来仍那么具有理论价值，令人不得不佩服郑先生做学问的眼力与功夫。

同样难得的是，这本书既不罗列史料，又不卖弄新名词、新理论，并没有时下一些论著那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时髦病。郑先生扎扎实实地研究，老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深刻而朴素，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学风，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

在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广州，我师从郑先生门下已整整七年。我亲眼看着被人称为“精力过剩”的郑先生如何舍弃许多机会、顶住许多诱惑和干扰，坚持在自己的“不闲斋”里笔耕不辍。我更亲眼看着已成为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

---

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郑先生，在治学的长途上“乐观、坚忍、奋进”，努力超越自我。1993年，是广东文艺界深受商品社会大潮冲击，极为困惑的一年。郑先生喊出“人在阵地在”的口号，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鲁迅研究，从事文学事业。他和鲁迅研究的同道者一起，把广东的鲁迅研究事业搞得生机勃勃，引起全国鲁研界的注意，而他本人近年来研究和创作的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他已经超越了过去自己，今天却仍在不懈地追求，不断地超越。以他的主客观条件与优势，他当有更多的可能在其他方面发展，然而，他却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这正显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纯正的良心。

在商品时代，做文人难，做一个既有节操又有成就的文人难上加难。因此，我为我的老师而骄傲、自豪。

末了，我更为感激与荣幸的是，郑先生竟毅然叫我为其心爱的论著写序。我因而愕然、欣然，感慨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终于命笔成篇。但不敢妄称为序，就当作拜读老师著作的一种感受吧。

一九九四年一月

---

## 引 子

中国文坛天高地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自古至今，由于人杰地灵，多少风流人物饮誉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为之自豪、骄傲。

鲁迅，是在五四运动崛起的、承上启下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民族之精英、灵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和旗手。这是公认的，不可否定的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鲁迅看作独往独来的“天马”，或者看作孤立的历史现象。他是集体智慧的化身，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的“游勇”、“余卒”。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鲁迅始终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交友结伴，努力组织队伍，开拓新文场，寻求新生路，所以，与其同道，有大批奋发前行者；在其左右，有众多亲密的战友。当然，由于时势的变幻无穷，历经大浪淘沙，原一战线中的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未免使他在“布不成阵”，几成“游勇”时，出现过暂时的苦闷、彷徨，甚至要喟叹：“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集外集·哀范君三章》）但由于革命在发展，人们在觉醒，加之鲁迅不断的上下求索，奋进，同时代的人总是密切地与他发生关系，相互影响。所以，虽然

---

有些是半途分道扬镳，从友人变成敌人，而更多的是患难与共，终成挚友，与之同创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绩、劳勋。譬如瞿秋白、冯雪峰、许寿裳、茅盾等等，以及受他奖掖、扶持的广大革命、进步的青年作者。

这里，要特别提出并详加论述的是郁达夫。

郁达夫，一位有才华、有学识、有贡献、有良心，而且很有独特个性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长期来，他又是那么容易被人误解，或褒或贬，真有天地之差。只有鲁迅，最善于知人论世，才真正了解他，并且千方百计帮助他，争取他，团结他，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的一段佳话，对后人的启发与教益无疑是很大的。

鲁迅与郁达夫，固然在思想、作风、修养、性格、气质以及革命道路、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诸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从总的方面说，特别是从他们的战斗友谊（包括政治上、文学事业上、生活上的相互信任、支持与关怀）来看，又有不少是密切相关的。正由于他们战友之间的并肩战斗，精诚合作，并且相知、相通、相投，才各以自己的特色和成就，给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更多的劳绩，增添了夺目的异彩。誉之为“日月双照”，一点也只不过份。

本书拟从鲁迅与郁达夫所处的时代及走过的道路、鲁迅与郁达夫的战斗友谊及相互影响、鲁迅与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及历史地位三个方面，试做比较、分析、评介，看看能否勾勒出两个新文学巨人的粗略轮廓来。若有纰漏讹误，则请各位方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 □ 第一章

# 鲁迅与郁达夫所处的 时代及走过的道路

鲁迅（1881—1936年）比郁达夫（1896—1945年）早十五年来到人间尘世。当鲁迅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九年留学日本，已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民族民主主义激进者的时候，郁达夫才是刚刚启蒙的几岁小孩。但在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所赐予属下公民的一切，是并不因为这十五年之隔而有什么太多不同的。他们对黑暗、反动的憎恶，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几乎是前后一致的。当然，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长辈先行者与后来者对时代气息的感受毕竟会有深浅不等之分。而且，常常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年龄与认识水平并不都成正比例。以一般规律说，青年人的政治敏感往往赛过老年人，但有时长辈由于入世较深，阅历亦多，经验丰富，对问题的认识要比后辈成熟些、深刻些。例如，郁达夫虽然是中国文坛较早提出“阶级斗争”的人，但“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知识阶级早一二年”（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而且，当他一接触革命真理，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即进行认真严肃的独立思考，就坚信不疑，决心为之奋斗到底，不在恶势力面前表示丝毫犹豫动摇，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是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帅，又是排头军。并且襟怀始终是那样的坦白、直率，骨头始终是那样的刚硬、坚韧，心

---

灵始终是那样的圣洁、醇美。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再过百年千年，放到任何社会、国度里，他这颗深埋在人民心中的金子，照样会闪闪发光。他是时代的骄子，做人的楷模。一切正义的人们——特别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个不以为他为榜样，象他那样生活、学习、战斗呢。纵使他有这样那样的是是非非，摆不脱时代与自身的种种局限性，但不失革命文学家的光辉。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精神是不朽的，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成就是卓越的，他的形象是伟大的。所有这些，郁达夫显然是无法与之比拟的。若果说鲁迅放射的光华如同红日，那么，郁达夫所显现出来只能是月光、星光、灯光或曰烛光。

问题尽管如此错综复杂，但只要我们将两人的经历及其感受（特别是自述）试加比较，就不难看出，虽有前后十五年之隔，但其处境、抱负、志趣与认识却也有不少近似或相同的地方。

## 第一节 时代骄子与叛逆精神

就说家境与他们的童年吧。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情况是家喻户晓的了，不必赘述。对郁达夫却比较陌生些，不妨作一简单介绍：郁达夫三岁丧父（只三十八岁）。其父先在县城设塾授课，后任地方文书，经办某一村庄房屋田地的登记、过产和报税等手续，以微薄收入，供养全家。丧父之后，全家靠曾祖母投设炒货摊和替人缝补衣服来补贴家用（因祖传的五六亩薄田的收入不敷日常开支）。姐姐九岁也